

真假马丁

——《马丁盖尔的归来》读后

吕文江

在《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个法国16世纪乡村的冒名顶替与身份认证》（下文简称《马丁的归来》）这本精炼的著作中，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Natalie Zemon Davis）对于一则奇异的乡村故事的精致叙述，向我们展示了带有人类学理论关怀的历史写作是如何实践的。这本初版于1983年的作品，数年之后便被誉为“新文化史”的滥觞，值得更多的读者给予关注。

一、真假马丁：令人惊奇的乡村故事

1560年，在法国南部的图卢斯高等法院，爆出了一桩令人惊异的刑事案件之审理结果：一位在婚后长期离家出走，“复被”家人和妻子接受多年的回头浪子，最终被确定竟是一位真名叫做阿尔诺的冒名顶替者，法庭以窃取财产继承权、通奸等罪名判处该犯绞刑，并且焚尸，服刑地点设在被冒充者农夫马丁与其妻子贝彤黛的农舍门前。

这一案件不但事后使得公众颇为称奇，即在审理接近尾声之时也令当庭法官出乎意料，因为此前以博学多识、机警过人的葛哈斯为首的法官们经过反复仔细验证，几乎已经认定这是一起诬告：叔叔皮耶为了霸占本属侄儿的财产，胁迫侄媳（也是这位叔叔的后妻的女儿）状告回到自己身边的丈夫是假冒的。在假马丁就要被认定为真马丁的节骨眼上，真正的马丁却凑巧结束了他已经厌倦的在异国西班牙的长期浪荡生涯，在闻听家中发生的变故之后，拖着一条木腿及时走进了高等法院的大门。在法庭分开进行的辨认试验中，此前坚持控告阿尔诺的皮耶、此前一直在为假马丁作证的马丁的几个妹妹、此前态度游移、暧昧的贝彤黛一致认出了阔别已久、音讯全无的侄儿、兄长或丈夫。对于法官来

说，乡村中一些似乎不足为据的传言得到了证实，法庭的精明审断却几乎误入歧途。葛哈斯在他后来对此案件的记述中，不禁要夸张地称能言善辩的阿尔诺似乎懂得“魔法”；归来的马丁却当庭指责要为这场“家庭灾难”负责的并不是自己的叔叔或妹妹，而是贝彤黛，因为有谁能比曾经同床共枕的妻子更为了解丈夫？！

确实，即使在别的各种辨认手段均告无效的情况下，能有哪个高明的骗子可以冒充别人妻子的丈夫，且与之长期共处、生育子嗣而不能被确凿地指明为假？虽然贝彤黛在法庭上以女人易于受欺骗、当初也是叔叔和小姑子首先接纳了假马丁等原因为自己辩解（须知，当时的法律对与人通奸的女人课以送往修道院的惩罚，男女双方明知通奸而生的子女也没有父母财产的继承权），但是，不说对两人婚礼上的来宾这类显著事件的回忆，不说对床榻之上细微感觉的回忆，单是对家庭生活琐事的回忆，就足以使假冒的丈夫露馅；这还不要说贝彤黛是个颇有主见的女子。然而，贝彤黛在受叔叔和母亲的迫使，终于将已经与自己共同生活十年之久的假马丁告上法庭之后，为什么不将他予以彻底揭露呢？不是不能，显然是不愿。但是对于这位注重个人名誉的女子来说，又为什么不愿呢？她不担心自己的真丈夫某一天会突然回来吗？她不担心这个已经欺骗过亲人和自己的阿尔诺再一次欺骗自己吗？

不过且慢，我们还是先看普通乡民以及精明的法官如何辨认及认证一个人的身份；在现代社会经常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在16世纪的法国为什么却这么费劲、这么大动干戈，即使我们承认农民阿尔诺确是一位手段高超的作伪者，但他作伪的地方毕竟发生在安土重迁、熟人面对面的乡村社会啊！不过，我们首先需要记住的是：那时的农民不会有照片、画像、录音、指纹，也几乎均不会书写文字，而这在现代社会却构成辨认一个人的基本手段。

对于马丁的辨识而言，不论在乡间，还是在后来的法庭之上，首先涉及的都是马丁的体貌特征与特殊技能。一些村民说他们熟识的离家出走前的马丁是个个子高挑、脸色白皙的青年，擅长杂耍与舞剑；而后来“回来”、如今正被叔叔起诉的马丁，却是个身材矮短、肤色较黑的汉子，身手并不敏捷，口齿却很伶俐。村里的鞋匠还质疑这位自称马丁的人如果真是马丁的话，为什么鞋码反比十多年前缩短了。不过，人尤其是青年的体貌与技能经过多年会发生变化，更不要说村民的记忆会发生误差，这一点法官是知道的。对于这位鞋匠，在押的马丁反问他对于

自己多年前脚的尺码的说法有何根据,甚至指控鞋匠受了自己叔叔的好处而要陷害他。

口语与方言特征也会是辨识某人的手段。有人问,马丁及其家人本是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斯克人,后来才向内陆方向迁到现在所在的、语言有所不同的村庄,但为什么现在这位马丁不怎么会说巴斯克方言。不过,这一质疑也不难回答:马丁的父母带着马丁和他的叔叔当年搬迁之时,马丁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他或许根本就没怎么学会老家的方言。法官或许也曾考虑鉴定笔迹,但马丁并不识字,更别提留下什么字纸用来对照。

家庭记忆、乡村记忆等公共/私密程度不等的集体记忆会是辨认某人身份的可靠根据(我们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法国人类学家哈布瓦赫的说法:集体记忆造就社会团结与身份认同)。不过,正是在这里,假马丁阿尔诺展示了他过人的能力:缜密的心思与非凡的记忆。在他决意要来马丁的家乡假冒之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他有可能曾与马丁是亲密战友,或者在他的游荡经历中与也在游荡的马丁相遇,并且熟识马丁的一两位朋友——尽可能详尽地了解到有关马丁的种种细节:他的家庭、处境,语言特点、常做的事,与乡亲的交往,等等,并曾花费了数月时间进行演练。就是凭借着这些技艺,当然也有人们期盼游子归乡的心情,阿尔诺得到了马丁家人及村民的接纳——这就是十多年前与父亲闹翻后离家出走的马丁啊!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疑虑,尤其对于叔叔皮耶而言。不过,这些疑虑要等到后来皮耶决意将这位马丁告上法庭之后才会明确地凸现出来。而在此之前,“马丁”与他的妻子贝彤黛已经度过了将近十年恩爱平静的生活,且育有一个女儿。他现在还是个理家能手,并在乡间做起了比如倒卖土地之类的生意。

叔叔执意要以冒名顶替的罪名将这位侄儿押往公堂,起因源自家庭内部的财产纠纷。自马丁出走、马丁的父母亡故之后,叔叔皮耶成为侄儿家产的管理者,这些家产不仅包括马丁父子在本地的大部家产,也包括马丁作为“长门长孙”留在老家的祖产。而贝彤黛和儿子在马丁长期音讯全无的日子,只有托庇于叔叔皮耶和他的续弦也即自己母亲的门下。“马丁”回来之后,夫妻俩自然另立门户。理家有方的“马丁”后来开始向叔叔索要一些本该属于自己、而现在叔叔无意返还的大宗财产。长期交涉无果之后,这位马丁终于将叔叔讼至附近的地方法院。皮耶本就对回乡后似乎变得精明的侄儿出售某些祖产,尤其是土地的

行为心生疑惧——因为这与巴斯克人不轻易处置祖产的习俗似乎不合，如今对于他将自己告上法庭的行为更为恼怒，再加可能也是出于贪婪（如“马丁”所控），他对这位侄儿的真实身份发生严重疑问，在村中开始传播这位侄儿其实是个假冒者，甚至要雇凶杀掉他。亲属和乡邻围绕这位马丁的身份莫衷一是：皮耶的支持者与“马丁”的支持者可以说旗鼓相当；从村外还传来一些流言：比如有位路过的士兵说真马丁曾在战争中丢了一条腿，现在这位四肢健全的马丁肯定是假的。皮耶这时四处探查，甚至已经风闻这位侄儿的真实身份，是家住百里之外某个村子绰号“鹏赛特”（意为“大肚子”，指生活堕落）的不良农民。

叔叔终于伙同他人以冒名顶替者的罪名将这位侄儿押往邻近的地方法院，他是盗用侄媳的名义起诉的，其间对不情愿的贝彤黛自然少不了胁迫。案件在地方法院审查判决之后，被认为是冒充者的被告不服，上诉至图卢斯高等法院。在这里，如上文所说，如果不是真实的马丁在最后关头突然出现，他几乎要赢了这场性命攸关的重大官司。

回头来讲贝彤黛。在假马丁的身份遭到叔叔质疑，以及后来在两所法院接受法官百般盘查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她有意回护，假马丁再机巧的谎言恐怕最后也要穿帮。对于这位注重名节的女子来说，在她当初觉察到对方的作假而不予揭破之时，这桩“私定的婚姻”可能已经给她带来了焦虑。如果说对假马丁是否还会欺骗自己的焦虑随着两人的长久相处而得到消解，那么万一假马丁的身份以后暴露出来，甚至不会暴露，她与他事实上也是在“通奸”？！这种道德的困境可能更折磨人，并且随着叔叔开始怀疑“马丁”的身份之后愈趋紧张。

是新教教义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这位注重名誉的农妇的道德困境。16世纪的这一时期，正是遍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初起阶段，具有个人解放作用的新教对此前占支配地位的保守的天主教形成挑战（顺便说一句，史家据此认为这一时期已不属于中世纪，而已经进入近代早期）。在法国这个内陆乡村，假马丁和贝彤黛都已受到周围弥漫的新教气息的影响。新教的教义——人可以直接面对上帝述说，而毋庸通过人间的媒介来做沟通——对于这对有真爱的假夫妻来说无疑提供了一种慰藉；或许他们执意打造的生活有一部分正是出自上帝的意旨。对于贝彤黛来说，马丁失踪之后，她面对的本土法律是：不论丈夫失踪多少年，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已经死亡，妻子无权提出离婚及再婚。而此时，她或许已经听说，日内瓦受新教影响的新婚姻法规定：丈

夫在妻子未有过错而出走、遗弃她超过一年之久后，宗教法院经过调查可判决离婚，并允许女方再婚。在观念中，她或许已经把这样的法律搬用到了她与阿尔诺私定的婚姻上了。自然，这并不能完全解决她的焦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生在16世纪法国乡村的这个真假马丁的故事，是一则有关爱情与财产、身份与名声的真实而又离奇的故事。只是，真马丁谈不上对妻子的爱，而有爱的假马丁最终却被送上绞刑台，这不能不说是人世曾有一幕悲剧。

二、身份塑造与人的命运： 具有人类学理论关怀的历史写作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历史学家娜塔莉绝不仅仅是想讲述历史上的一则奇闻轶事——她可能压根就没有这种猎奇心理，而是要通过这则离奇的故事，透视对历史上的农民、甚至整个社会具有普遍性的一般主题。她的这一历史写作带有浓重的人类学理论关怀。以田野调查为其基本作业方式的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曾被人表述为“小地方，大问题”（small place, large issues），这一特点用在娜塔莉这里或许可以改写为：“小故事，大问题”。作者在导言中这样自陈：

葛哈斯讨论马丁盖尔的著作^①，结合了法律文献与文学故事两者的特征，引导我们进入农民情感与抱负的隐秘世界。对我而言，它是个非常有用的案例，因为引人注目的争执有时能暴露在平日的纷扰里，看不见的动机与价值观。我想表明，这三位农民的奇特遭遇，跟邻人的寻常阅历，相去不远；也想表明，冒名顶替者捏造的这一切，跟产生个人身份的更普遍方式有若干关联。我也想解释，为何似乎仅适于通俗小册子的故事会变成某位法官一部专著的主题；而且也想指出，为何我们会在这里，看到农民的命运与富贵且博学者的命运之间，有种罕见的暗合。

^① *Arrest Memonial* by Jean de Coras 娜塔莉本部著作利用的主要原始文献资料。

根据这段表述,《马丁的归来》的一个基本主题可以说是:人,包括被认为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底层农民,如何在社会的规定与限制下通过对身份的塑造,甚至虚构,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其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恒常的主题。假马丁阿尔诺冒充失踪的丈夫进入别人家庭的故事,只是以突出而极端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点。

从他直到在图卢斯的法庭上彻底暴露之前,也未向甚至包括贝彤黛在内的当事者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来说,阿尔诺的确是个骗子。但是,在简单的道德谴责之外,我们应该追问的较为精微的问题是:在假冒身份的过程中,他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与谎言欺骗的界限在哪里?通过假冒身份,他的个体生命产生了什么真实的改变?

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不安分的阿尔诺也曾有过一段浪荡的经历。而等到前往距离自己家乡百里之外的地方去冒充人夫之后,这位农民身上表现出了某些自制、勤恳、真诚的素质:他在与贝彤黛同处之前,有意先治好了自己此前染上的梅毒;他的到来以及精于理家,改善了此前处境尴尬的贝彤黛在大家庭中的地位;他向叔父索要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也是为了他们夫妇及两个孩子的家庭;他与贝彤黛真心相爱,以致后来在法庭上向法官许诺:如果受叔叔胁迫控告自己的贝彤黛发誓说他不是她的丈夫,他愿意接受任何一种死刑(而她当时的确一语不发),而在最后服刑的地方,他在做了当众忏悔并走向绞刑架的时候,还向马丁发誓说贝彤黛是个重名誉、有美德且忠贞的女人,要他不要苛责她。我们或许可以说,农民阿尔诺已经过分投入到他所“饰演”的角色中,以至于比真的丈夫还要合格。从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说,他又并非存心在窃夺别人的财产与妻子。从阿尔诺的假冒身份及其暴露的整个过程,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个人身份的塑造如何受到乡村社会中家庭内部个人之间的关系、家庭与社区的关系、社区与国家的关系的调节。

扩展开来,如娜塔莉所说的那样,这其实表现了当日法国乡村普通农民身份塑造与身份认同的一般情形。比如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马丁的家人在他孩提之时迁到内陆的村庄之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改变了作为巴斯克人的某些特征:比如将自家的姓从原来的达盖尔(Daguerre)氏该为盖尔(Guerie)氏,日常口语也会改变(不过巴斯克人诸如财产继承的规范之类的根深蒂固的习俗,对于他们来说不会轻易摆脱)。与当地人家的联姻,表明这户家境殷实的农家已经较为成功地融入了新的社区。类似这种以“改变”身份来适应、创造生活的情形,应是

极为普遍而又普通的现象。

这里,我更联想到晚近以萧凤霞、科大卫、刘志伟等人为代表的华南宗族研究。在他/她们之前,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曾经采取功能主义视角研究华南社会的宗族现象,而前者的一个具有范式转变意义的论断即是认为:华南的宗族是在明清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文化创造。比如刘志伟曾经这样明确地说道:

(明清时期)大多数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声称他们的血统来自中原,这种“历史记忆”是将自己转变为帝国秩序中具有“合法身份”的成员的的文化手段。通过认同国家文化的方式,强调自己的行为合乎礼法,炫耀功名以及宗族门第。编写族谱、建立祠堂,是他们加强这种形象的有效方式。通过确认自己的“汉人”身份,他们划清了自己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界限。

一句话,这些宗族的身份是他们自己虚构的,虽然不无文化上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可以将之与阿尔诺的个人假冒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有关身份塑造的逻辑与机制等更一般性的问题。

在用九章的篇幅写完真假马丁的故事之后,娜塔莉又用了三章的篇幅,对曾经审理此案的法官葛哈斯进行了描述,不但记述他作为博学精明的法官以及信仰新教的人文主义者对案件的思考,而且分析他的命运与假马丁阿尔诺的一致或暗合——某种超越阶级界限的一致或暗合。有人认为在《红楼梦》中,“晴为黛影,袭为钗副”,是说作为丫环的晴雯与袭人在性格与命运上分别是主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影子。在我看来,娜塔莉似乎在有意无意间,把作为上层精英的葛哈斯写作底层农民阿尔诺的“副本”,正是在这里,体现了她更深一层的理论关怀:透视法国社会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整体动向。

法官葛哈斯作为事业有成的上层精英的人生轨迹,竟然与曾是他的阶下囚的农民阿尔诺存在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其中包括,与父亲的财产之争:在葛哈斯的母亲去世之后,老葛哈斯拒不执行她的遗嘱——将属于她的财物归儿子所有,青年葛哈斯愤然将老子告上法庭,并胜诉;与妻子的真挚爱情:葛哈斯与妻子来往信件上的信息,显示了他们彼此之间有真挚的爱,他甚至对妻子怀有出自爱的“惧怕”;死:在阿尔诺服刑12年之后,57岁的葛哈斯因为支持新教运动,身着红色法袍,

在他任职的图卢斯高等法院门前，被一群信奉天主教的群氓私刑处死。其实，早在12年前，他已因受新教教义的影响而对贝彤黛甚至假马丁怀有同情之心。另外，在此需要一提的是，虽然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娜塔莉还是大胆地猜测：在当日假马丁的身份遭到质疑时，村子内外维护与反对他的大致并不是沿着亲属线划界的，而是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区分的，比起新教人士，道德态度保守的天主教徒更加倾向于怀疑此人。

葛哈斯与假马丁人生与命运之间的相似，其实并不过于奇特或偶然。一个时代的特质往往可能规定了不同个体之间的若干相似性。《马丁的归来》显示出了16世纪法国的特质。

三、后台故事：学问是一门手艺

如果以上所说是历史学家通过著作文本告诉我们的“前台故事”，那么以下所要讲述的则是帷幕之后的“后台故事”，我们要探查的是：这出有关农民社会的精彩“戏剧”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以下的叙述多是纲要式的，我不做过多解释的原因在于，对一门“手艺”的磨练来说，永远是行胜于言的。

（一）史料的搜集：拼接与推断

想要描述历史上底层农民的史学家，必然面临一个不小的挑战：这些绝大多数时候处于“日常沉默”状态中的个人或群体，难以发出并留下“自己的声音”，而史家也几乎绝无可能通过类似田野调查的方式去接近他/她们，常常只有求助于出自国家权力机构与文化精英所生产的文献资料一途。诚如福柯所说的那样：“这些仿佛根本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常常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一道偶然来自国家的强光，可能暂时照亮他们原本模糊的身影与面目。

国家司法机构对于刑事案件的调查记录，往往成为史家搜索的目标。对于娜塔莉来讲，图卢斯法院四百多年前有关马丁一案的审理档案早已遗失，所幸的是曾经审理此案的法官（如葛哈斯）、曾经旁听过案件审理的文人（如蒙田）对涉案者的信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旨

趣”做出了记录。如果没有这些记录,《马丁的归来》对16世纪法国乡村农夫农妇生活的描写就是不可能的。类似这种以刑案记录为文献来源的史作,我们在国外的中国研究著作中也见到不少,比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叫魂》等。

不过,即使通过类似刑案记录方式留下的有关底层社会的信息,也一样充满许多空白,史家必须通过诸种方式来填补它们,其中史料的“拼接”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式:研究者尽可能搜集相关的零散信息,并将它们有效地组织起来。比如法官葛哈斯虽然记录了马丁一家早期的迁移,但他并不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经济、社会状况做出交待,因为这些情况对于他主持的案件审理可以是无关的、或者可以因为时人熟悉而无需交待,娜塔莉作为研究者则必须对这种背景予以补足乃至重构,为了这种补足,资料的来源可以是也应该是也不拘一格的。她甚至根据间接史料还对马丁一家迁移的原因做出了有根据的推断。这种史料拼接与史实推断的工作,常使我联想到考古学家复原已有残损的文物的工作:其中同样不但有碎片的拼接,也有对于缺失的推断与猜测。

(二)历史的可能性:想象的力量

说到推断与猜测,其实涉及史家的想象力(决不是臆想)这样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想象力的有无与强弱关乎史学(其实不仅是史学)的生命与活力。娜塔莉曾经提到历史的诸种可能性,我对之的理解是:不同的人对于一段历史固然都可以构想与连接出一种可能性,但富有才气与性情的史家给我们呈现的历史可能性常常别有洞天。而才气与性情与个人人生经历特别有关。

说起《马丁的归来》一书的写作,其实跟娜塔莉对她此前曾参与制作的一部法国同名电影的不甚满意有关。虽然这部电影公映之后反响不错,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娜塔莉认为它存在若干恼人的缺点:比如马丁一家的巴斯克人的出身背景和乡村的新教信仰均被忽略了。而与想象力尤其有关的是:影片对于贝彤黛的表现过于简单,娜塔莉的著作则充分展示出了这位16世纪的农妇在多重约束下选择自己的生活的形象:比如她在“私定婚姻”中的内心冲突、在法庭上围绕假马丁的身份问题与法官的博弈,等等。

妇女生活是娜塔莉法国史研究的一个主题,她就此一主题曾写有专著《处在边缘的妇女:17世纪的三个人生》,以及包括《性别与类属:

作为历史作家的妇女》、《16世纪里昂从事手工业的妇女》在内的一系列论文。对妇女、对身份认同这类问题的关注，我想与娜塔莉本人的人生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她1928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一个犹太家庭，在学期间学业优异，性格活跃反叛，政治态度左倾激进，50年代曾与丈夫同受麦卡锡政治恐怖之害，多年辗转，于70年代后期在学界崛起，曾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作为犹太女性被主流社会视为“局外人”的感受，后来在她的研究与写作中被转化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经验。我们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马丁的归来》中对三个主要人物的描写，带有娜塔莉本人人生阅历的烙印。不过，作者的写作并未受到她的政治态度的支配，如勒华拉杜里所称：在《马丁的回来》这本堪称一流的著作中，没有丝毫的意识形态偏见。

（三）真实与虚构

提到史学想象的问题，必然涉及到史学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问题。在后现代主义涉入史学写作之后，这种有关真实与虚构的分辨变得更为复杂。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曾经遭受的质疑相似，娜塔莉的《马丁的归来》在一片喝彩声中，同样被人指责有虚构甚至曲解史实的嫌疑。娜塔莉本人对于这类质疑当然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在本书的开头和结尾，她就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曾给出了如下表述：

在此我提供给你们，有一部分虽是我的虚构，但仍受到过去的声音的严格检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诉说着马 丁 的往事，因为这提醒我们，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有可能的。即使对解读它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仍有完全的活力。我认为，我已经揭露了这段往事的真实面貌——要不然，让鹏赛特（注：假马 丁再演一遍吧！

作者这里表达了对“历史真实”之存在的基本信念。或许我们真是应该多多聆听来自过去的声音，培养更加敏感的感觉与直觉，以此对抗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之真的挑战甚至瓦解。

（四）写作：表达的艺术

对于一项最终要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研究而言，写作——即如何系统表述的问题，绝对是一门艺术，这里涉及到文笔的优劣、谋篇布局的

能力等等。我们看到,曾有一度,假借科学分析的面目出现的史著放弃了对于文字、篇章之美的追求,而自1970年代开始叙事史学的复兴,又将史学注重文字艺术的传统带了回来。有趣的是,叙述史学的复兴与劳伦仕·斯通(Lawrence Stone)所讲的史学开始向人类学汲取资源在时间上的重叠也许不只是巧合。

作为本文结语,我想引用出自《英国历史评论》的这样一句话:

我们不但不认为,值得信赖的历史作品是乏味的,反倒相信,乏味的历史作品往往是拙劣的。对于能以易懂又有效的方式表达其研究的历史学家,我们应该给予最高的评价。

参考文献:

戴维斯,2000,《马丹·盖赫返乡记》,江政宽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福柯,2001,《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载《国外社会学》第4期。

孔飞力,1999,《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刘志伟,2003,《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载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史景迁,2005,《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Davis Natalie Z. 1983,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Imposture and Identity in A Sixteenth-century Vill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uhn, Philip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anda, Serena 1994, *Cultural Anthropology* (Fif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Inc.

Spencer, Jonathan 1978 *The Death of Women Wang*. Penguin Books.

Stone, Lawrence 1987,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沈杰

Reading Jin Yihong, *Decline of Father Right: Gender studies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in Villages South of the Yangtse River*

..... Wu Xiaoying 212

Flowing Relationship in Practice: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Reading Yan Yunxiang, *Flow of Gifts: Rules of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 in a Chinese village* Pan Zaquan 221

True or False Martin ?

Reading Natalie Z.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Imposture and identity in a sixteenth-century village* Lv Wenjiang 228

刊号: $\frac{\text{ISSN } 1002-5936}{\text{CN } 11-1100/C}$